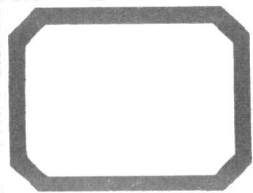


愛國者

季柯夫斯基著
陳復庵譯



L101



愛國者

季柯夫斯基著

陳復庵譯



上緯出版社

AWT599/01

英譯書名： THE COMMANDANT OF BIRD ISLAND
原 著 者： S. DIKOVSKY
英 譯 者： N. KAYE
原出版者：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
HOUSE MOSCOW 1947

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一版

上海印 0001—5000

愛 國 者

著 者 季 柯 夫 斯 基
譯 者 陳 復 庵
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
上海 寧波路 65 號
排版者 文 豐 印 刷 製 版 所
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

鋼號 622 版 259(10) 105頁 32開 5圖 109000字

• 版權所有 •



季柯夫斯基

關於作者①

薛爾蓋·佛拉琪米洛維奇·季柯夫斯基在一九〇七年出生於莫斯科。他的父親是藝術家兼教師。季柯夫斯基的童年是在烏克蘭度過的，一九二四年在九年制學校畢業，畢業以後就開始過獨立生活。

季柯夫斯基在成為作家之前，曾經更換過很多職業。他做過信差、合唱團員、圖書館員和商船上貨物管理員。

他從一九二五年起開始替報刊工作。開始的時候是紅色黑海報記者，後來在一九二九年，是軍中日報反擊的特約通訊員。

① 本文譯自俄文原本。

一九二九年，薛爾蓋·佛拉琪米洛維奇在特種遠東軍中擔任軍職。

一九三〇年，季柯夫斯基在海參崴遠東大學的日本語文系求學。就在這一年裏，他開始做共青真理報的旅行通訊記者。

從一九三四年起，他替真理報撰稿，同時在十月、新世界、青年近衛軍及其他雜誌上發表作品。

季柯夫斯基走遍了蘇聯全國。他到過烏克蘭、白俄羅斯、西伯利亞、中亞細亞、庫頁島和堪察加，在遠東住過，也到過中國的東北。

季柯夫斯基旅行訪問了一些森林中的邊防哨，和蘇維埃邊防軍人很接近。他和他們一起去值勤，並且參加日常的戰鬥教練。

在他的第一本書日邊防哨（一九三二年）中，所敘述的是邊防軍職的英雄氣概，遠東邊防軍人的勇敢和無畏。在這個集子裏所收集的故事和隨筆，計有：首長同志、我們的塞德·彼得·阿陽卡去做客等等。

「爲了要描寫森林中邊界哨的生活，」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他這樣寫道。「就只得走遍十二個以上的據點，而邊界哨首長的傳記，是從三十四個指揮員的傳記中選錄出來

的。」

一九三三年，薛爾蓋·佛拉琪米洛維奇致力於提出教育和道德問題的作品（短篇小說集罪行和教育）。

一九三五年底，他的短篇小說魚的地圖、伐薩、斯里華太太和喇叭出版了。

季柯夫斯基毫不間斷地寫他的軍事愛國主義的題材，而在一九三七年，他寫作一部關於遠東邊防軍人的小說愛國者。薛·季柯夫斯基的這一部作品，曾經多次出版而且應當地得到了讀者的愛好。

在一九三八——三九年內，薛·季柯夫斯基發表了很多新作品——小說耶戈爾·茨岡柯夫，短篇小說沙穀丸的末日、腳氣病、烏島司令員、落空、在燈塔上和主要是忍耐，這些作品後來收進在單行本勇敢號快艇歷險記。這些書曾經重版過很多次。

一九三九年，薛·季柯夫斯基志願上芬蘭前線去。在十二月裏進行作戰之前，他參加了聯共（布）的行列。

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，薛爾蓋·佛拉琪米洛維奇·季柯夫斯基在索米——沙爾米附近的戰鬥中陣亡了。

三個騎馬的人，沿着邊界線，從卡柴奇卡邊界哨直向曼特維什耶灣馳去。他們是杜巴赫大尉，志願兵巴維爾·柯爾什和他的父親——鄉村鐵匠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·柯爾什。

他們默默地騎行過去。姍姍來遲的烏蘇里春天，從海洋那面，沿着松林地帶的小徑滾了過來，它以溫暖的和風撫摸着橡樹的禿枝，把愉快飛翔着的雲雀送入新生的蒼空。接踵而來的是鳥兒和蜜蜂，它們使騎士周圍瀰漫着生機甦醒的歡樂氣氛。

馬循着道路向山上跑去，蹄子得得的響着。柳枝被風吹得像綠色的火簇，榛樹和忍冬樹叢迎着太陽，伸出透明樹葉，鳳尾草像銳利強勁的箭一樣指着上空；祇有榆樹，卻

不理睬那溪流的潺潺細語；山谷裏升起了一陣潤濕的峭寒。

他們騎行了很久，涉過溪流，穿過荊棘，越過矮橡樹叢林，終於到達了山頂。

他們前面的田野是那麼遼闊，因此，那些馬匹不待鞭策，就自動疾馳起來了。綿延向南的是荒涼而覆有褐草的中國東北。坎坷不平的地面似乎不肯靜止下來，像是陰沉大海中起伏的波浪。

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，對於任何可以使他重提日俄奉天戰役的場合，總是歡迎的。他用肘彎輕輕地推了推他的兒子。

「孩子，你有沒有看見過你老子留有足跡的地方？」他問道，同時催馬向前跑去。

「我們一面跑，一面找吧，」那個青年帶笑說道。「以前你不是在步兵部隊裏服役吧？」

「不，是輕騎兵……」

「怪不得你靠攏馬鞍的姿勢是這樣的！」

這個老人厭惡地用鼻子發着聲。「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，巴維爾……」
「說吧。」

「我的馬聽不慣下流話。」

他們騎着馬繼續往前走，做父親的領頭。他是個矮個子，紅面孔，身上穿的一件笨重披肩，像隻鐘一樣展了開來。

路順着山脊曲折伸去，它鑽入溪流，在大塊岩石之間失去踪跡，又在馬蹄下重新出現。在它的石質路面上，石英石的尖端在閃發着亮光。這是一條眩目的路。

現在草已經沒有了。馬匹踏在脆弱的、像火山噴發的灰燼上，開始陷下足蹄。去年燒了的草，烏黑地攤在騎士們四周。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的臉變得陰沉了。他們都一聲不響。

最後，馬匹都停了下來。巴維爾最先下了馬。河的那邊有一座奇怪的城市，那裏有日光晒硬的磚頭造的房屋，側面還有四座大塔。杜巴赫並不望向那個城市，他跳下馬，走到一塊石碑那裏，同時脫下那頂褪色的帽子。

「你自己看吧，」他對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說。

石碑上粗劣地刻着字，那是一隻拙劣而有力的手刻成的，現在，這些字痕裏已經滿是雨水了。

他是機槍手，人民的兒子，
使匪徒恐怖，爲祖國堡壘。

安·尼·柯爾什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

現在已經是四月了。經過陽光穿越的雲片在上空飛過；冬天殘留下來的、幾片頑強的橡樹葉，迴轉着掠過這個粗陋的墓碑。

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下了馬，從袋裏摸出一本記事簿，把墓碑上刻着的字記下來。杜巴赫用一隻半閉的眼睛打量着他；另一隻眼睛上蓋着一塊黑藥布。

「關於韻律，我可不敢太肯定，」他緩緩的說。「但是意思倒的確是有的。」

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彎身從灰中拾起一枚機槍彈壳。他用手指捏住它，旋轉一會兒，彷彿在懷疑他的歡喜惡作劇的兒子安德烈，到底是不是真正「使匪徒恐怖的人」。這枚彈壳還沒有發綠。

「這裏就是他的陣地？」最後他問杜巴赫道。他並沒有望着後者。

「是的。」大尉答道。

「我想他是立刻就死的吧？」

「不。」

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突然旋轉過身來，抓住他的兒子的肩膀，非常兇暴地搖撼着他。

「不要嗚咽啦！」他大喊道，他大怒得語聲都沙啞了。「媽的，你算是哪一種兵啊！嗚咽，跟沒有膽量的婦道人家一樣啦！」

他長久地痛罵着巴維爾。巴維爾聽任他罵了一會兒。接着，他掙脫父親的手，粗聲說道：

「安靜點吧，爸，現在您安靜點吧……」

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把彈壳放進口袋。他轉身向着大尉，比較鎮定地說道：

「軟弱，變得軟弱了……什麼東西今天抓住了他……以前不是這樣的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杜巴赫答道。他離開了墓碑，開始說出那次和日本人戰鬥的情形：防

守山的左側的機槍手柯爾什，就是在這次戰鬥中陣亡的。

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，因為騎兵要化四個小時纔能到達日本人的側翼。在這段時間中，柯爾什擊退了敵人的六次進攻。

大尉說完故事的時候，風已吹乾了石碑。野雉從叢林中鑽了出來，坐在那裏晒太阳，牠們對於這三個人一點也不注意。春天輕靈地掠過那些路徑，去年的野草在春光盪漾中又活動起來了。

「我們在離開機槍十呎的地方，找到了一個日本人。」杜巴赫說。「他是被自己的手榴彈炸倒的。雷管帽拉得太早，就會發生這種事情。」

「一個軍官？」巴維爾問道。

「不，一個二等兵。」

「下流的武士！」尼基泰·米哈依洛維奇圍上披肩，騎上馬，憤怒地說道。

……但是他並不是武士，而且做夢也不想得到這麼一個高貴的、不能達到的身分。在第六來福槍聯隊的軍需庫裏，仍安放著這個新兵的油布披肩和背上有商標的藍色工服。

這個又瘦又長的青年，在北海道一家肥料工廠中做過四年工。他渾身都是爛鯡魚的臭味，因此，他的兵營裏的同伴們，立刻就公贈他「魚頭」的綽號。這倒是一個頗爲合適的綽號，因爲佐藤除了鯡魚、比目魚和太平洋鮭魚之外，對於其他事情幾乎是不想的。他在見到鄉村錄事都要敬畏的環境中長大，他尊敬上司，努力學習，和他的同伴則保持冷淡的友誼。即使在歡宴的日子中，當熱的沙蓋酒打開了士兵的話匣，而那些假滿回隊

的士兵，向同志們說起在妓寮區裏經歷的事情時，佐藤也是不說什麼話的。但是，祇要一提起鮭魚的價格，或者用麻絮填塞漁船隙縫這種事情的時候，這就足以使佐藤變相：他的眼睛會亮了起來，他的聲音也大了起來，他會開始揮動強壯的手臂，彷彿是站在海岸上，而不是站在四面八方都圍着一排排床位的兵營裏。講到魚和捉魚，不管是什麼人，甚至連那位大船長也在內，佐藤都是能夠比得上的。

佐藤在北海道的西海岸長大，關於捉魚這回事，他幾乎沒有不知道的東西。他能夠告訴你，鮭魚在產卵期的情形怎樣，為什麼比目魚歡喜冷水，以及魚商會給你多少錢來收買你的一籃鮮蝦……

在兵營裏住了三個月，使佐藤身上發出的魚腥、海藻和塗油魚網的惡臭味都掃除了，但是那個綽號，卻像鱗粘住魚一樣，牢牢地跟住他。在晚上下操以後，他的同伴總是歡喜跟這個樸實勤勞的北方人開玩笑。

「阿諾——奈！」●那個號兵鱈田會這樣的大叫道。「你們為什麼可以看見樺太周圍的海底，這件事誰知道？」

雖然每個人都知道那個答案，但是有幾個好開玩笑的人，仍會假裝摸不着頭腦地問

道：

「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啊，鱈田？」

「真的……」

「我想它是因為感到討厭而乾涸了的吧，」三浦會這樣含意深切地說，他是一個魁梧的巨人。

「完全不是這回事，」鱈田勝利地宣佈道。「你們能夠看見海底，那是因為佐藤把所有海藻都吃光了，就是這個道理！」

控訴是沒有用的，因為歡喜作弄鄉下人的上士軍曹就坐在旁邊，他的臉因為高興而發紅，同時假裝沒有聽見鱈田的玩笑話。

但是現在，兵營和軍曹已成為一部分模糊的往事了。戶穀丸已經沿着本島西岸航行八天，它的寬敞貨艙中載着移民。這艘輪船已經脫班了。它裝上原籍小樽和秋田的一家農民，青森的伐木工人，室蘭的木匠，鄉山的編籃匠，和福井的瓷器工人。它裝上一桶桶醃蘿蔔、紫菜、粳、蒸汽鍋、醃魚的帆布大桶、成千成萬隻籃子和式樣異常古怪的

包裹。它愈向南駛，它的生鏽船身往水裏浸得愈深。在青森的時候，你還能看見螺旋槳在攪動水波，但是一到金澤，甚至連船名都浸在水裏看不見了。那個船長也就不再往上裝貨物了。

最後上船的是六個強壯的人，他們都戴着淡紫色帽子。他們帶着的文件證明他們是理髮匠，他們還帶着一些行李，然而對於移民說來，這些行李簡直是太少了。他們在二等艙裏佔好鋪位，和商人、教員們住在一起。

最後，這艘船啓碇駛入大海。它載着本島和北海道來的恰好是一千五百名未來的「滿洲國」居民和一中隊護送他們的步兵。

旅客們在鐵床上安頓妥當，那時候，離別家鄉的人的強烈氣息，立刻打入了貨艙。帶着家眷的人就掛起帷幕，點了蠟燭。

他們的語聲從船底傳來，發着渾濁的聲調。他們中間有南方的農民、漁夫、洗衣婦、失業海員、街頭小販、妓女、和尚、園丁以及普通薄具知識的名利追逐者。佐藤發覺孩子是出奇的少。顯然的，這些移民並不太相信陸軍省宣佈的、錦岡附近游擊隊早已肅清的官方報告。